

兩

朝

從

信

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木 沈國元述

七月

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海

關孔開門兼管四路

冊封遼寧長公主

刑科黃承昊綜覈以成明作之治疏曰切觀

神祖末年靜攝日久人情怠弛我

皇上有鑒于斯年來政尚嚴肅雷勵風行一時有振刷之
象矣乃積弛已久習訛犹存尚有祝

時多貳議必行其是

勸諭非毫發而廢闕

絲綸如故紙者，臣畧摘數事爲

皇上陳之如

祖宗立六科註銷之法，以綜覈六部之務，法至善也。

皇上御極之四年，有旨照例註銷，乃今註銷者誰乎？天下必有一定之是非，不可不明之功罪，一切章疏下部自當一一復奏。是者還之以是非者還之以非，則正氣斯伸，奸情莫遁。乃今以模稜爲得計，以沉閣爲良謀，下部之

疏十閣二三，是豈厲精之朝所宜有乎？有旨奉
旨推京堂推巡撫者，自當遇缺先推。乃舊冢宰既偏聽而又獨任，抑選郎亦不得與其議。每遇缺時，推其所推，而赫赫

明綸全不照管豈所以遵

君命乎去年銓部復奉

欽依凡有別衙門轉入大理寺屬徑升寺副不得又轉評事以潤正選之途議至善也曾未一年而轉評事者且累累矣豈功令固可朝更而夕改乎保甲鄉兵自是弭盜防患之良法屢奉旨舉行臣奉初假蒲還朝正值東寧孔棘洶洶臣沿途訪問鄉兵杳然絕響惟景州知州晉承命調度有法壯勇林林可觀其他皆日往年征調畏人故民皆不願充兵必須工食以爲召募今庫藏如洗安所得工食然則鄉兵終不可練而

明旨遂成畫餅乎。若有司不爲肥家計而爲地方計。則恐工食亦自可措也。諸如此類。未敢盡述以瀆。

天聰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是以古之帝王當令之未出也。則兢兢焉慎之。又慎而不敢輕。勿使有窒礙難行之事。及其既出也。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下人奉之如蓍蔡。此紀綱所以立。而政教所以行也。若

王言可以廢閣。尚安有紀綱與政教乎。伏乞

皇上嚴加綜覈。法在必行。行事期徹底。庶人情不敢翫悞而聖政益見清明矣。

吏部奉

聖旨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各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

時北地淫雨爲灾自畿輔以及關門內外無在不告急上命作速修築倒塌城垣營房議補冲損兵馬糧草拯恤灾傷疾病

督師王之臣曰親勘報災處所見軍士頂席片而立馬卧泥水之上猶易狼狽之狀悲哭哽咽之聲不忍見聞巡撫袁崇煥曰山海内外官舍民居倒塌無算軍馬露處死病相連中箭木悉狼籍波濤前屯中后右復然糧少三軍命脉皆飄蕩如洗堵蓄積漕運已產蛙將來不知如何作計恐有不忍料不忍言者乃順天巡撫劉詔以邊垣冲倒民命姑危告矣府丞劉志選以木焚異變民不堪命告矣

天壽山守陵太監又以驟水冲倒寶城神路橋梁紅門墻垣博岸告矣延綏清潤縣又以冲沒人畜告矣火變

朱已繼以水災。正上天以惡黨濫刑酷罰草菅人命故多方以警醒之而彼全不覺悟相胥而與焰俱盡與波俱溺寧不哀哉。

十四日駙馬齊贊元尚

蓬寧長公主

贈張五典太子太保廢一子入監讀書。

八月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據實叅糾，章下所司。

兵科叅看得安爵之爲西南患，年數多矣。師老財匱，剽掠無期，庶幾用聞用計，巧行羈縻之法。令爵中自縛獻其元兇，亦彼中當事之苦心也。安効良縛安應龍來獻，在我正宜。獎賞其長而厚結之，堅其內附以俟異日之再

獻，豈非一最善之機括也哉。何曲清道王鎭以筆蘇應龍之故謀殺安効良縛，獻之使何與？先保邦正于曲靖城外也。據疏述列情景，歷歷逼真，尚欲從其資就日兩次賊

來雖覺自近聞亦與同將士捍之而走然兩軍對壘之間士卒之肝腦塗地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尤致安效良藉尸殺他獻功之人復肆猖獗爭功起釁莫此爲甚如王鎮者急當從重處議以爲邊臣之炯戒可也倘曰遐方邊臣姑從未減恐有效而尤之者抄出嚴之

刑部奉

聖旨方震孺原以擬敍不思悔禡又復居間捍法加斬非過劉鐸身罹法網仍肆奸貪爲人夤緣加戍永宜李端以錫金丹一併遣戍其餘依擬

侯恂杜三策徐應秋削奪

時指其爲
內巨故也

上諭工部、朔風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銀二錢，每給銀八錢，以彰朝廷優恤至意。着作速解關，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登州衛角接火。

閏六月十六日五鼓，有紅雲一塊，自西南起，直至此樓（內似雷聲，頃刻迸烈，猛火冲天，壓死守宿餘丁徐三等二名，角接火燒壞，化爲灰燼，積時火藥蕩然一空，亦奇變也）。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看得欵虜一事，國家每年費多少錢糧，而夷欲無厭，動輒擁衆挾賞，如干兒罵補打大生首。俱于天啓五年，互過市賞，例該把舊市互兌，挨次輪市。

成規已久。今乃妄肆要挾，糾衆臨邊犯撫，情形似不可遁矣。大抵皆衆醜朋謀，特借于補爲名耳。臣因本鎮兵馬精銳，屢被挑選，糧餉時常匱謹，不得已支吾欵局，不敢好大啓釁，乃狡酋不戢，無故而思狂逞。臣等忠憤所激，何忍受此大辱。悶氣而不亟尚一大創之，除會同總兵談世德、縣賞督師申明號令，鼓舞正奇游三營，并各營堡官兵報卯，厲刃相機截殺，應援務挫賊鋒，以保無虞。係于虜情塘報，實對明白具奏。

錦衣衛奏

聖旨。這拿倒犯人吳養春等，通達東廠與胡君寶等會同賈對明白具奏。

奴酋東侵，品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
擒獲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往。

六月
中事

鎮撫司奉

聖旨：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鑽謀擬虎、薦同鎮壓，
重臣方景陽因姦殺妻，已于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咀呴興
妖，一千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繼乾綽捕有功，陞都
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
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東省蝗。

東廠奉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胡君寶等質對明白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見在蓄養木植着差官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助大工仍將山場地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許應薦茅培聽駁發落工部知道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切照奴賊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腹之全力以爲防然捐棄兩河未有勝着此未易以言悉也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舊撫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閻鳴太決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自去秋河上遂覲我之虛

寶故傾巢入犯。視蕞爾之寧遠如机上肉。至兵過錦石。二
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謂我畏先逃。故一往還復。置
忌直抵寧遠城下。臣又偃旗息鼓待之城中。若無人狀。愈
易而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
手不及而敗。委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棄其無用之文具
歸。而遣其能爲我害者。如板厚二寸之戰車。革以裹之。艱
于渡。故爲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港。以
濟師。至必由之路。則杪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據囊素台
吉。而驅捲各營。且請家丁于瀋陽。携之以入犯。爲一進不
退計。然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

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爲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刻況損于我而償于西虜與毛帥奴氣又復振能一刻忘臣哉無奈積雨成川我之哨馬且不能往彼之大衆安得來且秋收之歲過此以往彼日日能來而我刻刻當備者也且結西虜以伐我交婦人餽馬以休兵力奴老子攻戰且號知兵若至遼我從東攻堅之法不遇斷不輕來彼原有足恃者而又以忿心出之奴未可易視也至在秋冬乾燥溝河水淺之時若犯必攻山海蓋攻必攻堅堅者瑕則無所不瑕若揚言綏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夫越國鄙原不可能近攻尚恃遠

交。伐。虢。必。須。假。道。安。有。舍。一。難。攻。之。寧。遠。輕。越。其。鄰。而。度。
背。受。敵。從。來。無。此。法。奴。深。于。兵。者。也。蓋。危。我。無。所。不。備。無。
所。不。寡。奴。實。狡。且。秘。然。臣。不。懼。也。惟。日。前。雨。患。城。塌。艱。于。
修。築。然。已。併。力。爲。之。卽。遲。來。速。至。深。入。臣。都。有。可。以。相。當。者。
饒。他。千。態。萬。狀。臣。只。一。味。商。易。平。常。彼。之。遠。來。利。速。戰。能。
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只。一。味。死。守。今。至。無。得。而。與。我。戰。
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今。春。臣。而。憇。于。經。臣。
高。弟。無。發。援。兵。衆。方。疑。之。蓋。接。絕。而。人。方。致。死。必。能。力。能。
生。自。是。古。法。顧。以。爲。經。臣。尤。臣。罪。大。矣。我。

臣置臣于度外亦惟至所便宜臣布置于關外二百里內或斷或續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圖一恰當以報

皇上斷不令奴近關門關內只緊閉不令一兵出入便是萬全勝筭蓋不貪功便無繇以致敗若貪一擊之利合屬交鋒從前之禍立見此又非可以言悉督師老子邊事能在臣先必不煩言慮也此爲治標之法若治本則難言之然又無容不治者也從古未有兵連禍結至八九年者有之則自東事始微

祖宗之培植厚與

皇上之德澤深豈能有今日乎此事之至危可一不可

再者也。今便欲局之速結焉得而結之。然局未必卽結。觀于勢也。非我所得而主而事之理。則若有可遷不在于終局之日也。纔下手工便已了了。勿姑爲而姑試之。如

皇上頃折衷廷臣之議。關內外分屬之于兩鎮之三差中。爲直捷了當之計。豈英謀睿慮超越千古。直以奴忠付臣等。更無可避。况經督兩臣。又天下之豪然也。何得不殫督畢力策臣爲

皇上完此一塊土。撫臣劉詔與臣關切如左右手。諸道臣畢自肅。王應茅、張春、張翌明俱有識有力。與偏臣黃運太解運如期總兵趙卒教。慮最精。滿桂氣可鼓。卽鎮守諸臣。

諸內臣俱身視邊患無愧

皇上之家督以臣之迂拙左右其中何功不竟蓋天下事固成于有所因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塞之功則在于能任如班超馬龍虞顗輩顧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爲故成功惟漢爲最唐安史之亂蹊蹊長安而不敢窺澤潞則在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一也唐室無恙終賴藩鎮之功至宋始則以天下奉契丹繼則以天下守河北故力以全用而無余卒之遂以天下徇合三代而得失了然奴而能爲中國患則其獨據一方生殺予奪之自蘇生聚教訓之不易而我調四方烏合當之彼以專我以

散分彼以常我以暫宜乎不相及今
皇上以關外關內分屬責有攸司生殺予奪生聚教訓專
而不分常而不暫猶之乎奴也而又與以內地之轉輸又
多彼此之交護如捕虎焉此人目中已無虎更兼發縱倚
角之有人餉餽擒打之有具則虎之不能爲患密也關內
見兵不滿三萬必足三萬始可爲關外之勁關外則六萬
餘兵之馬累三萬八千餘兵與馬見在關外者俱未有此
數候增而補之往時當遼事者或索兵三十萬二十萬臣
今定于六萬餘稍益之修築之班軍耳豈好用寡哉但賦
窮于無可繼役不堪再藉以遼人守遼土上下井牧之相

附。寡而有多之用。月餉草乾歲銀一百六十餘萬零米三十五萬一千石零。料四十七萬四千八百石零。兵馬錢糧。註爲定額。且守且戰。且築且圮。撫西虜以拒東夷。來歲屯劄之所入。可以漸減海運。大段堅壁清野。以爲乘間擊惰。以爲隨機應變。如水到渠成。方畧原不得拘。有必不可留者。總兵也。已用趙率教一人在左屯。而領前鋒無戰不克。無履不險。今前鋒如舊。仍河東付總兵之體統。以承關內、關外二鎮之乏。而不可少者。餉司也。歲完一百六十萬之出入。已多于永平薊州之各鎮。而寧遠待餉于關內二百里。往返頗覺至艱。况爲遼東舊有之官。或宜竝設。如撫鎮。

若臣錄曠已久。罪戾實深。二親在暴。不宜一刻戀此。但未去一日。宜一日經營。偕諸臣苦心戮力。務以生聚爲節省。事則年治一年。倘則日省一日。務還

祖宗幅領法制之舊。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必侈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奴而奴無不平。即此一番更定。奴自不能爲患。卽以下手之日爲結局之日可也。蓋人可遞易。而着數必不可更移。如金城圖上方略。以夷攻夷。卒之償如左券。主謀先定故也。古今人原不相遠。而難成易敗者。功蓋勇猛。克敵敵必讐。振奮立功。衆必忌。况

任勞之必任怨蒙罪始可以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沓至從來如此惟樂羊與卽墨大夫幸結獨知于英主今臣與諸臣遭遇

聖明推心置腹踰越古人惟

皇上與廷臣始終之

封疆共存賴矣伏乞

皇上察臣一得之愚

勅下該部

採擇施行奉

聖旨覽奏具見石畫深謀主守不主戰尤足制奴種着關

外另設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切封疆委任責成不啻推
心置腹安有謗訕離間逞着彈力防禦一意滅奴勿以瞻
顧分心該部知道

賜川湖總督閔夢得尙方劍

北鎮撫司奉

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嚴追、吳養
春贓銀六十餘萬、着行撫按照數作速追解、其山場木植
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卽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以
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拋荒地上
未入冊者、查出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嚴臣魏忠

賢報國赤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弊、克襄繁極之浩
煩、省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助勞、茲功更
懋、着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
命、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裏、羊
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旅照例優叙、該部知
道。

刑部奉

聖旨、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係擬卽便會官處決、辛
雲佑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官高默、徐自蔡
陳振家、湯本沛、先係徇情賣法、及奉嚴旨、纔行改正、着降

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福建地震

鎮撫司奉

聖旨：犯人徐自強等，着送刑部如律擬罪。張國紀身係皇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官送回國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忠賢借違奉

懿旨之名，輒以徐自強等爲緣，中寓

順覽，頗揣

朝廷

可謂狡矣

九月

工科王夢尹以東江有當整頓之成局、奴酋有可招來之部落、從實敷陳、以圖恢復勝算疏曰：臣向奉使海外、風聞尚得論列、而况臣所親經之地、局外尚得指陳、而况臣所躬嘗之事、何敢嘿嘿而處此、董一一爲

皇上陳之、仰祈

睿覽採擇焉、一名器之當重也、海外叅遊等官不下二百餘員、而經兵部

題授者幾何人、臣以爲多固足以備用、但今日一都司明日一遊擊、在文龍固借此以鼓舞士心、竟究得官易而人

不知榮文龍鼓舞之術亦窮况一借名色歸遊海內、黃蓋腰金號千人曰、文龍之屬員也。在文龍已不知其人之作何狀供何職矣。此文龍亦對臣稱苦者、臣以爲隨便授官宜行于暫而不宜行于常、東江一鎮可謂暫而常矣、似宜令文龍清汰一番酌定地方酌定職業據各將官年勞造冊登撫具

題兵部酌復除已經

題授者及千把總等官聽便委用其餘查其年勞量授職級俟其年深績茂仍與題

請升授間與

內地互相升調使叨升者感

朝廷之

恩遇而思報望升者慕

朝廷之

寵榮而思企。各弁旣以爲榮官又以品自砥毛文龍亦得猛士之爲用矣。一兵額之當限也。臣語文龍曰兵多則難精而况餉不給乎爲今日計惟汰冗食以足餉足兵以强兵或牽制或進攻乃克有濟耳東江兵雖稱十五萬而屯田之外盡克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精選一番或三四萬或五六萬就津登之本折逐湏酌算務令兵不浮于

食如有不給，而仍以屯田者足之。其屯兵就各兵之父兄子弟，約定名數，務足屯田之用。戰士則厚其廩糧，屯田則飽其家室。其有餘之衆，或轉移

內境，或移之寧遠、壯者籍爲兵，弱者籍爲屯。在戶部既不苦無米之炊，在文龍亦不苦庚癸之呼。在遼民既免凍餓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上感

國恩，下念家仇，而勇氣亦百倍矣。若添餉以資恢復，恐中原之物力有限，海上之需待無窮。是在

皇上

脣廬特裁，非臣所敢妄議也。一、南兵之當裁也。臣蘭南兵

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一千毛文龍慮其虛弱遂以
遼人補之四五年來陰陽之消磨饑寒之零落又不知凡
幾矣况以北人補南兵名雖南而實北何益乎乃糜東江
之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留駕舡水手之用外以遼人歸
入遼兵其南兵之老病不堪者汰之南還去姑存之虛名
成盡一之紀律庶名實相稱而士伍無假借矣一餉運之
當發也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有時其支給也有限而與商
人及朝鮮貿易統賴餉銀是遼人之存活全賴

內地之轉輸也獨天津糧米運發及時而山東餉銀發解
未免後時彼管餉之奸弁遂得借口開報不清以致海外

造冊竟不收入、不思遼民孤島中懸金待炊、能待此西江之水乎、合無申飭議省預爲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月以前、庶六七月間風便可至、倘稍遲月日、秋風一起、徒充魚龍之腹、不然亦以今歲之餉而療來歲之饑矣、一部落之當招也、攻人之法、以長攻短者勝、聞自遼陽廣寧瀆暗後奴所得子女玉帛、分給冬牛鹿部落者不可數計、其日用飲食起居不啻

中國富家翁也、聞有征調各抱妻孥相哭祝、昔之勇健悍、鷙、稍有間矣、且其富厚尊寵者、皆建齒真種如白羊骨瓦兒哈北關魚皮等部落俱被虐使、頗懷怨恨欲逃無所、此

亦奴之短于馭衆也若

救令邊職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收其勢二之部落處之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日夜不得安枕或亦弱奴之一端如謂部落來降恐有奸詐且歸降者少無益于事歸降者多難爲安插職以爲嚴爲約束自可無患不然者在奴地爲奴用詎不足煩我圖度乎統俟

聖裁以上五款因時酌量就事調條總之使下無私官官無私民、糧餉歸于實用以成恢復之實事尊朝廷而固

封疆端不外此奉

聖旨這條陳五款具見方畧有裨東江軍務着該部作速
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光宗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削籍

曹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
安興相反故削爵服闋

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爲遵

旨奏報並陳結局疏曰

天啓六年四月十一日深入掣奴適聞閩臣至島收歸鐵
山復于本月十八日接得兵部劄付爲海外捷音復至等
事謂奴犯寧遠已經三月賊竟不知所往須瀉島去奴寨

二千餘里，遠不相救。著職自己審處。

奏報以圖結局，皆出自

聖裁。而部議又謂海外一旅所不憚，悉索以供之者，專爲牽制一着。今奴西向，有如風馬牛，卽欲職移駐近島，扼要反覆復讀，且驚且喜。驚則驚奴犯寧遠，謂職不知；喜則喜皇上念及結局，謂當自己審處。然職于奴非不知者，亦非但知之者。職于上年十月內卽發塘報言奴于燈節前後必大舉入犯，謂右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職以先知之矣。卽經臣高弟曾云得職塘報，而預令道鎮預爲料理，是職之先知，已爲寧遠戰守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卽雲

平定回疆方略卷之二十一
從山發兵本月二十日職卽督官兵至沿江一帶督發深人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王輔生進襲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聞犁頭是職不但知之亦盡力牽制之矣特苦糧餉不足不能與賊久持器具不備卽赴後城堡不能站住保守

廟堂以奴授兵徐歸便謂職不牽制豈誠奴已攻圍被敗正是強弩之末又慮寧遠全軍追逐是不得不爲援兵之計以此指爲不知豈不拊心長嘆所駐須彌島卽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濶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再後則眞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

以水程計，鐵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去，至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從水路去亦如之。义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西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餘里，政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

皇上去年冬移駐雲從，原爲鐵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移以就便，迺指爲規避，又不知何人故爲異議以誣此東江。今閥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親望見西彌清歷義州以悉遠近，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寧之極切，職可不辨而自明。惟是令職自己寄處一節，職有

請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夫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再次則算有成謀者。尤當以之而始局。卽以之而終局矣。奴酋吞據遼瀋，當其鋒者，首議三方布置。今着止寧遠暨東江耳。以人心論寧遠，遠兵少而西兵多。東江則以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山海一線可通。諸凡餉械易輸易足。東江則往來接濟，春俟凍閑，直至清明節後，人方敢渡海。及冬稍凍，前無糧草，後無援兵，便成絕地。使能站立得定，亦非易事。然寧遠至遼瀋，俱係寬平坦道。

無險要。含藏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水陸齊通。接濟則艱。戰守則得。悉有爲地勢。人心與地勢既以兩得。其所以進剿恢復。終是東江事半而功倍。此非敢侈言也。實一定之情形。必然之事勢。緣向來

廟堂議論。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局。不以爲進剿之實事。錢根半。微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一過河。便言職不掌制。豈不念全遼。不復山海。終危奴賊。不滅。終爲

國患。誠于

天啓三年間早已料之。又豈不念弗謂得過一日。狃目前之小安忘

靈長之大計職于亦

天啓三年間蚤提醒之爲因

廟堂全無一定之計。奴伏而羣情泄泄。奴動而衆議紛紛。更不以職言爲是。急加糧餉軍需。乘時剽復致有今日。及至今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前

請加餉兩年以內分文未增所

請器械兩年亦未運至所

請船隻今方鳩工未得一帆應用。今部猶言不憚悉索以

供之將示麗人好聽垂抑以此而嚇奴酋也。切恐東江移
鎮卽失地勢僥幸惑人心無論不能進剿亦不能牽制斷
乎其不可者如以職自處之愚見歲餉而

請二百萬兩今者

京庫山東之歲餉已有四十萬兩再加六十萬兩津運之
截漕何止十萬石今

請加二十萬石山東之價買率糧歲定十萬石糧總得四
十萬石再有不足索之屯田併淮東江于淮膠等處自爲
設處買運其軍少器械除三四年分所

請發熟鐵農具防禦等項除天津運解外今

請准

天啓四年內制虜前備之科叅不必官商置辦竟以部銀歲給十萬兩以聽東江之自造海上以船爲命沙唬舡尚請造三百隻登淮造一百隻今

請加沙舡九十隻唬舡六十隻共得二百五十隻欲喻西虜連絡之情以絕奴酋西賄之路鎮印萬項查給舊征虜前將軍印何爲西虜熟識卽東江能與西虜往來要約無印不足以取信

請查給之欲課東江進剿之績併額餉械接濟之需上年六月間職雖具疏

請內臣一員，并

請舊撫臣王化貞出海督臣部臣台省諸臣屢言之知非東江一已之私今宜令其出海監督再加東江開一標鹽引照寧遠沿舊例官賣以幫運腳糧餉足用器械精堅舟師儀具連路監督有人東鎮仍駐東江委托胆畧之將授以方畧恢復廣寧駐兵三岔可尅期于二年内夫逆奴進犯止有二路從鎮靜堡進守廣寧便可當鎮靜之鋒遼瀋來從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狂奴之渡必如是而寧遠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

神京奠。

陵寢寧而

天下完固。先結此小局。乃議復遼平奴之大局。再爲尅期。不幾乎有次第哉。只此信爲今日要着。然不自今日始言之也。上年已具疏。

奏聞。蒙部可其議。謂尅期兩年不爲遠。錢糧百萬不爲多。似乎今日真屬可行。此則東江自己審處之一策也。然還念之。

以上數事最爲簡省。最爲緊要。酌其可以措應。亦酌其可以

俯從。是不敢隱熟算之籌畫。以虛明問。倘當事者意見有

王門戶自分于此數事，有一不如職。

請此局終難圓結，深爲可惜。惜以如許之兵民，數年之撫練，一旦委弃之耳。至于東江之南北官兵，饑寒窮苦，最可怨嘆。上年十月永結斷運，迄今已踰八月，津運顆粒未至。去年所剩青州銀兩，于登買運者，止至百石餘噸，嗷嗷之衆，張順待哺，幸得去冬所存之貨，換買麗糧十萬餘石，分給糊口。至三月終，人已告絕，餓死無數。又移文乞借于高麗，熟米七千餘包，爲訛，進攻遼陽鞍山等處，以撤奴閒，其兇塘報雖損兵折將而奴已掣回矣。職一腔之熱血遂畢，但行軍草野，臥地十六夜，風雨淋漓，致受濕氣，手足癱麻，百

病交發里以南北官兵奄奄乏食束手持斃傷痛切心附
床不起難以理事

請將

天啓五年以前除山東新餉外凡有

京發帑餉津運糧石收用官員挑選壯丁設在營伍存營
器械需紅隻等項備造冊籍差官查送報部以備查核
五年之內用若干糧養活若干官生兵衆牛馬騾匹庶足
職一齋苦心伏乞

皇上軫念

利授安危係于寧遠東江兩地若移撤東江兵馬不惟地

利失人心搖而剽復難期。又恐愈近奴而戰守工夫難定。
奴不滅而一息之奴氣愈難制也。職固不足惜其如封疆
何則遠之爲遠尚有不忍言者矣伏懇

皇上

敕下閣摺會議速擇賢能代職料理用職之言以終此局
不惟職尾大之心跡且明而

封疆之大事亦完卽遊于泉壤間深感

皇上鴻恩全始全終當勵蒐殺賊以圖仰報或曰奴賊西
犯職故爲此辭不知職之焦勞成病原爲乏糧餉乏器械
乏同心共濟其非畏敵也明矣使職而果畏敵當日遼事

敗壞、經院道鎮業已數斃兵馬盡西、使職不知此局、當與草木同腐、飄然長往也、又何以率三百人而來東江、擒僞賊、沐

皇恩而不能知始局、自是知終局、今日何以撫招兵民至數十餘萬而求代、則病果入膏肓、自分難以救治、恐悞國而併以悞東江、是吐向扼之愚忠、祈立善後之左券也、

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其請器械、舡隻、餉銀、着該部酌議具奏、兵部知道

吏部奏

聖旨量能授任、朝有彝章、量力服官、臣有定義、各官年力衰邁的、義當自裁、其素有品望的、着與加銜致仕、以示風勵、你部卽遵旨分別具奏行。

刑科黃承昊請允袁崇煥議設餉司奉

聖旨、黃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退、反條陳塞責、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奉

聖旨、黃山木植久爲奸宄盤踞、差主事呂下問給與專敕、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協力、遵照原題上緊追解、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場地畝、仍着撫按官丈量

等則酌定賦額另行具奏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遵

旨便道詳閱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曰

天啓五年十月十六日該科王夢尹

題爲海外孤軍可念糧餉酌數宜酌重

獻蕩蕪之言仰祈

聖明採擇以固牽制之局事奉

聖青海外情形卽着頒詔二臣便道詳閱其奏以憑酌議不必另自差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職等以

詔書嚴重先朝鮮國開讀事竣隨道

旨便道沿島詳閱間，凡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者，一切情形，不敢稍加粧點，以上負

明命，亦不敢稍加減匿，以下負輿情，明有國法，幽有鬼神，上有明見，萬里之

聖人下有萬耳，萬目往來不斷之舟楫，職等敢不稟稟慎焉，語曰：民爲貴，董先爲

皇上陳遼民之情形，而次及其他，自被擄遼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島中行有來歸者，男婦子女，四五年所不啻十餘萬，職等初往朝鮮時，渠等已絕糧二三月矣，沿途迎職等來訴者，鐵山、廣鹿、石城、鹿獐等島，各有安插之遼民，卽自

請此慘然
欵絕

此念未死
良可憫濟

鐵山至朝鮮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處二百餘里陸續不絕奈皮骨僅存程腹待斃力不任兵戈匍匐道傍不能起甚有偃卧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哀鳴床褥間職等心憐之亦無以益之也渠仍向職等怨曰我父母妻子一家俱遭奴害安得飽食一日殺奴一級死亦壯心職等壯之而未敢擅許也遼民萬死一生從虎穴中逃出望我

中國生全之也而方乃試不聊生且日夜多死亡者真可憐也此遼民之情形也

二日遼兵據毛文龍冊數十五萬大要遼兵卽遼民其冊

以外非婦女、則老弱者、或新來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
啻二三萬、其餘不獨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梃而衣不
蔽體者、度其年貌儘堪圖攻取、陣戰之用、惜食不充腹器、
械不精恐難以操牽掣之勝也、其南兵亦多以遼兵補額、
思餉不及時、其真南兵固無日不思南還也、此各兵情形
也、

一日遼官三韓既陷、遼東各衛指揮千百戶等官逃歸
內地者固多、而就便逃歸東江者亦不少、除毛文龍已用
者不計外、尚有二百六十餘人、有未襲職者、有襲職而無
俸祿者、無不願食

公家一日之俸而効一臂之力在

內地者皆隸南等衛支糧矣在海外者孰非功臣之子孫而聽其流離墮尾已也此遼官之情形也

一日遼生諸島中遼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四至鐵山越一日卽試諸生赴試者止有三十餘人如董朝紳等十餘人皆堪進取職等亦賞其流離患難中不廢誦讀但內地如山東巴容其入闈中式用示

優恤而海外諸生仍不宜終銅海隅令抱向隅之泣也此遠生之情形也

一日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據冊

借欠計九十餘萬有登州理餉官亦有還過者卽過海算明約借欠亦不下五六十萬據商人稟稱有銀不至手家不得歸而竟縊死于登者有貧已徹骨而挑水度日者及有爲人役使而寄食守候者近毛文龍慮餉弁之多弊欲移商人海外以就銀如商人畏風波之險遠欲在登株守以待頒政尚未決此革熙熙攘攘爲利而往其涉風濤拚鉅命急軍

國不過權子母以求償耳今本息俱罄前此者已難爲償後此者更難爲繼此亦不可不急爲之計也此海外商人之情形也

一日俘解自旅順至鐵山沿海約二千餘里俱與奴隸耕牧偵探處處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壯擒弱或彼或此此常情也獨五月之戰的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而文龍始聞向來我兵見奴即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往英風可謂賈壯雖被奴殺傷多將多兵我兵亦畧有擒獲已奉有不係渠魁免行俘解之

明旨矣今後仍尚盡策萬全也此俘解之情形也

一日屯田獐子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迺隸朝鮮其開墾田地供以日爲計而無畝數

天啓五年一歲收各色糧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

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嶺或山坡濱蕩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一曰朝鮮之接濟朝鮮通

國皆山原野甚少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富饒不過三道其民朴野不尚華侈毛文龍以銀易

中國之貨以貨易該

國之米而該國仍稱苦也據毛文龍冊該

國止天啓四年捐助銀一千兩其餘皆以貨易之也此朝鮮之情形也雖然職等又有說焉總猥欵而提衡斟酌者

大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衆，卽不謂吮奴酋之精血，亦可謂收遼左之子遺，不愈于遼陽一陷，越海而南，廣寧一潰，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酋決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卽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間，乘敵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將之道，在

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遼民歸來者非不衆，若何使之生全，遼兵備數者非後，若何轉爲精銳？老職之官僚

作何查支，遼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
統祈

敕下該部酌議施行，賦等奉

旨便道詳聞與

特遣閱視不同，不敢妄舉，市恩止將毛文龍原定花名，
石文冊，各部備覆。

遠東巡撫袁崇煥塘報奉

聖旨據報奴斃已真，其子爭立，狡黠叵測，還着嚴加防禦，
一切防守機宜，相時而行，勿致疎虞。該部知道。

皇清本年八月初十日。
臣等奏首：雍正死。

同富集錄卷三十一
三十一
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御奉

聖旨是卽着欽天監擇吉舉行

諭停刑

刑部擬徐自強等罪名奏上奉

聖旨是斬犯徐自強絞犯劉應乾趙三省俱着監候處決其餘依擬發落

兵部奉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閱城畧地議招集饑民安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故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

兵威不振、數載逋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蒸莽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嘗之効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給與應得誥券、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折鈔三千貫、賜敕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屬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廢弟侄一人錦衣衛正千戶、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廢弟侄一人錦衣衛正千戶、加陞正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擔當、給與應得誥命、其鎮將以及軍丁俱依議、該部知道。

旅順兵變

按旅順將官李鑄貪淫敗俗、被害人民、揭告毛總鎮、差官徇提、鑄遂與瓜牙兵丁計謀于八月初三更放炮

納喊部拿差官籍口姿扳放火奪舡逃去
又按旅順爲海口要地內藏登藩外通東連東倚鐵山
北逼奴地若一旦不守奴知竊據則東壁單寒運輸梗
塞其患非小非東鎮之所當急圖守禦者也

陞霍維華太僕寺卿毛一鷺南京兵部侍郎曹思誠吏部

左侍郎

削奪太學士錢龍錫

削奪倪思輝朱欽相

陸康稷張樸端蔡獻臣冠帶閒住

一時削李諸公皆好脩之士而以門戶處之如吳淳
大李晏龍田吉等相繼而躋顯要以換生殺予奪之
柄何怪乎芝蘭剪而荆棘叢哉君子觀于人才進退之
際可以識世運之盛衰矣

兩朝從信錄卷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朔 頒曆

宣雲巡按張素養塘報毛酋乞炭挾賞不遂，聚兵千餘在於滴水崖邊住牧，謀搶寧彊火燒莊等堡，北路叅將張承恩戰歿。

是役也雖殺傷相當而碩將損兵終蹈冒險輕進之戒
可不鑒哉

孝陵衛指揮同知李之才疏請建祠奉

聖旨據奏厥臣魏忠賢恤小民之艱，蠲不給之資，功德被於留都矣。至於捐俸以蘇造作，築垣以固邊陬，裁革僉倅

肅清弊竇雖建祠允順輿情賜額宜昭盛典其名祠曰仁溥着南京守備孝陵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虔修祝該衙門知道

南御史徐復陽以賄聞削奪

毛鑑北舉
其善可以
休矣

平遼總兵毛文龍遼士罹難猶勤學業疏日慨自三韓失守爲大爲羊何士何民自臣鎮江一捷駐師鮮地忠招義撫歸順之民日以百計月以千計繩繩而來每於童頸跣足之群有自稱曰某某秀才未嘗不潸然淚墮悲儒流之狼狽至此極也臣亟予之衣冠給之資斧必爲安插職業於天啓五年四月間有遵化變夷之揭遍告部院科道矣

後稍稍聞風而至者踵相接數年間不下二三百餘名亦
給以衣冠資斧如初旋又立

文廟、櫈設學政以董之朔望謁

聖朝

關濟濟楚楚也，恂恂穆穆也。夫諸生當此流離顛沛野居，
草處短褐不完半菽難飽之時，猶不變素志，不改常業，循
禮蹈義，雍遜揖讓，朝吟夕哦，正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者。
惟士爲能耳。前冊使視師鐵山，諸生相率趨迎，哀陳苦志，
願求明試。閱臣不勝悲亦不勝喜，隨謀以文藝一一爲之，
品題，贊嘆許可，且置不勝收也。切臣武弁頗知文墨，胡塵

孔熾、追計人文、賴

國運汚隆、全賴士氣。士氣伸則神氣振、神氣振則文明盛而。

國祚昌

國脈長況我

太祖高皇帝置科登賢二百餘祺、猶一日也、雖當蠶固多故、而文運丕振、所以士脉之靈雖極患難、而初心不渝、從王益切、頑鈍如職、猶知拔遠士於播越之中、而遺士實切明揚之有日今。

皇生神聖、踐祚超廢、策淹幾、稱野無遺逸

朝有明良。係稀乎雲從興歌。菁莪育化。追媿周文之盛治矣。獨遼士歸順有年。幽滯異域。而不得一叨甄別之典。以觀光於

上國。此固遼士深可悲愍。而亦

聖世之缺典也。職查天啓五年。遼東巡撫喻安性。有欲復
遼土。先收人心。一疏蒙

聖旨。諭其奏已。令遼士在北直隸等處考試科舉業。有例
矣。伏乞

皇上仁同一視。羅廓八荒。仍准遼士就省科舉。或附山東
或在北京。一例應試。從古英雄。每于困頓。挫摧之餘。動心。

忍性練成百折不回之骨做出千秋莫尚之助此理之常鑿鑿不爽者職所以於窮荒絕域之間卽茹草臥薪而亟亟收卹士類實以士氣爲

國家真命脉又安在禮義之不爲于櫓而禁御之非盡頑牧哉故遼士不可不准科舉不可不定省地職雖廢并竊不避斧鉞而冒爲越俎其亦都魯之神明有迫於職之肺腑而仰貲

天威耶奉

聖旨據奏甄收遼士亦變夷之微權同文之謐議也科舉省地禮部看議來說

山東撫按議曰曲阜縣一官雖

聖朝崇報先師特典而業已剖符受百里之命儼然朝士民理刑名治錢穀與列城竝稱邑長吏則必其人植根厚而取路長足以勝其任而愉快者方可免抑諭之口而膺民社之重乃保舉衍聖公之鼻息受恩私室旣未免委身以徇人而考選之法又局局生員一途暮青衿而朝墨綬儕輩先已輕之及其稍與事習而日暮途窮之念生其人亦自輕矣年來揭奏之紛紛雖兩大不相容之勢使然亦以考選之法未盡善茲當擇官之期可無更絃之鼓職等集議于孔氏之鄉紳商確于司道府僉云改用舉監之便

以華廩之路。優之鄉舉。至順也。以考選之權。歸之銓部。至公也。以遷轉優異之利。堅其末路。至密也。凡此者。所以重民牧。非以優舉監實。以優生員。善乎孔紳之議。曰。生員可以作知縣。必可以作舉監。未有不能爲舉監。而竟可爲知縣者。且每科中式一二人。殊恩異數。政爲生員而設所議。增恩選。以醉鈇望。雖調停之術。亦蛇足之添。不必拘也。既經該司覆議前來。理合具題。伏乞

勑下吏部覆議上請。合無於曲阜孔氏舉監中。酌定幾名。起送赴部考選一員。銓除任事。與州縣官一體考滿陞遷。倘舉遇缺。則以明經出示。曾經兩院薦舉者陞補。庶人知

奮勵而事免空礙於世職永永有光矣

順天府丞劉志選奏

聖主寬恩下逮戚臣怙惡事奉

聖旨據奏張國紀事跡多端朕前姑令悔過自新以全國體如何不見省改還著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慰朕敦睦戚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其嚴禁蜚語已諭緝事衙門體訪拿究仍着實申飭行該部知道

參政臣政暗以憾
母后也何其陵哉

山東參政分守東兗道曹文衡計擒賊首鄭江等東省以寧

鄭江鄧海流賊之雄也。四方亡命多歸之。雖托巢陽州而其出沒爲害，則東省受之。近聞閩浙交界翠旛剪之後，亦且奔投江海二賊。自固矣。二賊不襲，則係黨徒散徙，食此地方之愛也。今以分守東莞道曹文衡之運，節設僉兗州督叅將陳思明之責，勇登先二賊一轍。一挫而射死狗東溪活擒馬見等四十餘名，則巨魁不測，漏網可得也。從此兗東一帶居者行者俱賴以爲寧安。

九月二十日東莞道曹文衡移參究司管叅將陳思明勦捕，子初八日等前後共捉獲黨徒三十四人，殺獲劉一貴等四員，鎗死十九人，斬首十六人，獲械木遁家丁范大光等直抵新築子家用地，突擊遇賊首領劉澤策率領強賊一夥，官丁奮勇向首射死該首孫東漢落馬，暫取首級衆賊遂上鑿石橋，失石橋頭，出用火前攻掩活賊馬，見卯東全，家屬少，並擄主吳萬更等三十餘人，一匹驥二頭，鎗刃十一件，查知草輜餉家丁李名，重傷民壯龔才等，又于十八日奉領中軍官武人，決獲洞木道家丁范大虎等，奉曹叅政客令，明示懲戒，曉以禁賊，將于賊所出沒處，至五更時分，直至抵閩州，自蘓集與城對敵，擒獲賊孟河成，桀有賊首鄭江鄭海騎馬。

冲出集外，官兵追捕，衝騎飛馬舞刀，如風雨驟至。官兵將鄭江等圍繞二城，徒回廻復殺出，兵丁放箭射馬，有
鄭海馬射住，鄭海落馬就轉，三百伏兵俱至，復射死
一江、隨斬首級，淫賊楊鴻宇戰敗自刎，見獲賊首。

獲賊孟可成等。

獲馬二匹。

內官監疏頌魏忠賢殿工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延朱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躬，襄茲鉅典，是皆厥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籌有定謀，惟斷乃成。經始贊惟王之卜，用人則裕，提衡致將作之勤，開節有方，財用蘊于久訛，勞來不怠，庶民悅以忘勞，遂使戶牘可銘，依宁
堪御，俾朕藉手以稱繼述，厥功茂矣。其晉秩爲上公，仍加

恩三等，還賞銀一百兩彩段八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
鈔三千貫賜勅獎勵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晉封
寧國公世襲宮銜照舊給與應得誥券以昭茂賞其餘內
外大小官員着該部優敘具覆

兵部遵

勅書明職掌奉

聖旨據奏黔事勦以成撫之局持論甚當辰沅去黔千里
有難遙度着督臣移駐貴陽與撫按諸臣和衷商確共圖
萬全依議行

遣湖廣僧錦南木座等往奴中偵問

遠撫袁崇煥奏以本僧久居五臺有禪行受

神宗皇帝御賜勅書法衣其人空明解脫無所不暢了

彼受

朝廷世恩止求一當以報

皇上於是遣田成等偕往奴參

宣諭觀其向背離合之意以爲征討撫定之計

兵部復奏苗仲助叛惡盈官兵征勦大捷奉

聖旨勾哈之捷剪賊羽翼撫按方略可嘉還用相機策勲
以待優擢文臣周鴻圖蕭上達武臣張雲鵬胡從義及餘
有勞吏士土舍等員或宜加街優叙或宜一體紀錄俱係
部擬以酬前勞而勉後效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梁夢環上疏頌璫并誣參諸臣奉

聖旨據奏厥臣忠貞勞瘁克襄大典沉幾先慮潛消亂萌

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依門戶居官貪黷程註附
權居間賦私狼籍俱着彼處撫按照原叅數目提問追賦
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賣友沽名着削了籍爲民追
奪誥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除名永不叙用該部
知道

一時頌諛逆璫諸疏聞之殊爲汗且故不具載而其中
借媚傾善者更爲拈出

戶部主事徐天鳳奏臣親死難甚烈奉

聖旨徐朝綱以身殉官閩門死難忠節可嘉恤典宜優着

照近例酌議具覆該部知道

十一日建極殿監柱

削奪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

削奪沈應時周汝弼宣繼良

按是時被削者非日門戶則日邪黨善類空正氣塞及
觀乎群小之凜崇隣躋顯秩如拾如寄蓋不勝歎息矣

兵部奉

聖旨厥臣魏忠賢奇勛茂著謙德益光辭廕都督同知可
勝嘉尚其孫魏鵬翼廕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給與新銜
誥命王體乾等應廢弟侄王之良梁桂石化琳涂文弼李
文學劉學孟李之榮俱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劉天錫
等三十七員各廕錦衣衛百戶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銜
者俱係部擬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奉

聖旨覽王奏佩昭敬之遺言懷王辰之舊德和協東鎮愛戴中朝忠貞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懸遼衆雜處久客累主生寡食多縱微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外乎雖然奴亦非愛王之國而不攻也毛帥在中朝牽制之着其在王國則亦唇齒之依也海上芻輶朕近責令該部多方區畫刻期接濟逃難遼民或精壯可藉或別島可分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次計處俾無重爲王累并力協心王亦重勉之奴酋已斃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十乎在中所聞尹義等事情一一明辨傳訛之言不足介

意朕之注念傳國，當不減王之傾心於朕也。王其悉之。該
部知道。

十一月

陞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鵬雲韓子宜郭尚賓。

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

以上諸臣俱以門戶破
制爲之扼腕

御史梁夢環疏參南御史梁克順削奪

同室操戈故時
論快之

禮部奉

聖旨徐朝綱合門死節忠烈足表世風墓賜謚愍與建祠立坊照張振德事例賜給其妻媳孫男孫女義僕等應附

墓附祠旌表俱依擬行已而贈光祿卿。一子錦衣千戶世襲。

十八日卯時南京地震。

留都禁地積朽生煙。

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四更時西華守門吏報稱紫城煙起各衙門徃故遙望不見火光止謂經樓後臺地有土堆廣數丈高數尺荆榛成叢隨爲剗除見煙氣如縷從土隙中出循隙挖掘土下多瓦石瓦石下几柱剗坊堆積朽腐無筭濕者如絮俟者如炭欲燃未燃氣蒸如炊兩日始滅識者謂煙于時朽木更能生火理或然也。

遼東巡撫袁崇煥酌度上客軍兵疏曰鎮守寧遠總兵趙率教稱自奴酋發難征調邊兵成效已可槩見而該鎮費

安家與盛甲器械馬匹、且沿途行糧疲苦驛遞將領統領無法爲毒有不堪言者、况正軍未必肯來、辰轉而僵此村逃之遊手、平時原無固志、臨敵必定先奔、在此徒張空名、處彼已捐實績、況如邇者毛齒挾賞邊釁漸開、九邊不宜舍已以芸人本鎮熟思合無以宣大山西三鎮客兵盡行撤回、卽募無糧之遼人照數克補一以免省直各鎮征調之累、一以堅遼人效死之心、查得三鎮兵在閑外者冗兵共四千一百二十七員、馬驥共三千八百三十八匹頭、乞行題請發回以壯三邊聲勢、其原募來器械盛甲馬匹擇其堪用照數給値俱照此方成價一更張間而造無窮之

利等因到職、職隨與寧前道畢自肅面議、深以爲便。該職看得東事調募以來、釀無窮隱禍、誠有如該鎮所言者。若川茵之變、實起於調募、則該鎮未之言也。使調募而有益於遼、瘡可填、肉何惜割、乃調到之兵、寧但不能爲遼援、而主客不安。先已爲遼之授人、人人私言之、而卒無人公言之者。以事關封疆、兵一撤而事生、誰執其咎、鎮臣用兵之人也。職與鎮臣共任遼事、而爲執咎之人也。使此兵無損於諸邊、有益於遼土、職將厚拓其中以濟殘邊、無奈其不足倚仗而已。糜盡各邊之物力、自應稍破成謬、而放之還、卽招遼人以填之、一轉移間而彼此兩利、事之至

大而不容時刻緩者也、至關外不苦無兵、只苦無盔甲器
械、馬匹職量擇其可用者留之、馬約二千、甲器稱是、宜依
該鎮所議價值、照數給還、但職此中無銀可給、念此四千
二百之兵、三千八百之馬、每月應費糧銀一萬二千餘兩、
應償三鎮盔甲器械馬匹銀兩不多、量二萬餘金、卽於餉
司截支內之糧以給之、只兩月之餉、便覺寬然、職又慮戶
部爭執、如從前兵餉中節省者、卽據之存庫、而以馬匹盔
甲指爲兵工錢糧、夫馬甲器械兵工職掌、而爲邊加派之
新餉、亦非戶部之歲供、皆

皇上之赤子、合而相助、總之以

皇上之金錢，量

皇上之邊事，諸臣何容心於其間哉，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設然必行，九邊幸甚。

御史張汝懋請追諸臣駁數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任楊嘉祚房可壯相倚貪濫多費帑金
數多具有冊案可查，朕私易訊着行該撫按提問將奏內
諸項勘實勒限追解以助大工游士任雖經遣戍其駁數
着行原籍撫按另提家屬追比完解該部知道

御史陸獻明敬陳黔事節畧疏曰職自天啓三年九月差
差按點十月

陞辭疾趨至黔受事。迨四年改差湖廣。又於十二月入楚。至任。計奔走於黔。及料理黔事者一年有餘。故扳蕡之情形。黔務之得失。聞見頗真。嗣茲雖馳驅楚城。然日催黔餉。亦日訪黔情。每媿三載西南。無能出一畫殲逆醜。至今遺皇上。南顧之憂。第黔事實有難處。甚費圖廻。今曷敢煩稱以瀆。

睿覽姑撮其梗槩而畧陳之。其着數有未能卽行者。二有勢當酌議者。一有急應整頓者。三有速宜嚴禁者。二安苗抗天作逆。屠害生靈。執戮撫臣。致全省幾爲墟莽之區。迄

今費

國家金錢無算，而負固殘醜，尚肆荼毒，非斬馘

獻俘，曷伸

國法顧揆之目前，力不從心。無論深林密箐之巢，不可再試。鴟張兔脫之賊，莫可窮追。見今將兵微餉，餉寡難支。彼兀酋羅鬼，實煩有徒。且苗仲昇子諸苗，偏甘助虐，欲問罪深入，既犯前車，欲出奇取勝，又無從下手。故今之不可卽行者，勦之策其一也。勦旣掣肘，其庶幾言撫乎？第四五年來，黔中當事者，固欲討其首逆，以靖一方，未嘗不望其悔禍。以苟結局，况祇縛渠魁，餘從寬政，煌煌

明旨，謂宜可格豚魚而懷好音矣。孰知其狡計深情，一味

不可卽勦

侮弄悖慢之說不可

未肯即撫

上聞。詭云受撫，輒肆邀賞。我方幸就條籠，彼且轉恣殺掠，益窺貴陽之兵力尚怯，以爲莫可誰何，而畧無意于俛首向化，故令之未能卽行者，撫之說其一也。夫旣不可輕用兵以堅其跳梁，又未能議安懷以馴此反側，則惟有脩備固圉，以徐備之耳。計貴陽武事，雖言不振，然武并如林，士卒不下五萬，以撻伐則不足，以防禦則有餘。黔六衛官軍久已星羅碁布，三岔、陸廣、鵝池等處亦在在設防。今年有三月初三之失事，則因賊之驟而掩至，出我不意耳。若號令嚴明，烽堠無墮，卽耕種之時，賊自不敢來撓我，而文武

同心一意綱繆諸侯練兵整哨懇用養民常常振舉元氣
克盈禁衛益固矧今

皇上勵精而蒞中外臣工悉心而盡威靈旁鬯漸次可勵
可撫且安位年日長大自有愛恤爵土之念意者可以不
煩鞠旅而自爾歛逆矣所難者一日局不結則一日黔餉
不休當事靡憂之然有一說焉假令此局目前遂結而善
後之策須兵須將將吏濟濟不能吸露含風乃全黔有粒
米可供官帑可給否也黔餉其遂可盡攢乎第加派不可
爲常楚民又已疲困事窮則變法幾思更研當酌議者此
也黔地山多地少然寸寸耕熟雖軍需不足民食可資自

逆彥躁躡居穀，而後貴陽一帶及六衛與遵義諸處之民，不爲荒郊骸骨，則爲異省流移，野無青草，滿眼溝瘠，天啓四年，每斗銀至八錢，職自當催運餉米之艱，檄行召集耕種，迄今二年而成熟者十無五六，今年來斗二錢，近聞每斗一錢六分，則土田漸墾之效也。謂宜兵可屯則廣爲屯民，可召募則亟爲召募，應給農具者悉處農具，在兵則責之衛所，在民則責之府縣，行至二三年，徵時之豐稔，饔飧有賴，儲蓄稍充，而果腹之衆，有不踴躍禦侮者乎？所急整頓者，墾田其一。

祖宗立法，卽邊徼靡不周詳，黔之應衛所者，卽有衛所應

營哨者卽有營哨，蓋因苗多民少，布防周匝，彼營哨有官有軍，有屯有糧，防禦有人，道途無梗，追法弛人戢，苗之出刦，卒皆竊軍爲之前導，不惟苗毒民，而軍亦化爲苗矣。往職駐鎮達時，議清查而官軍無糧可支，無屯可耕，營哨無開始整理，營哨以補官軍之薄額，設處資糧爲官軍之養贍，重懲其逼苗者，開士農工商之坦途，而改善交代，設法遂中輟，第營哨不理，各苗橫行，民不安生，誰肯內安生而外禦侮，譬如人家骨肉不能自保，欲令之拒盜，内外必不得之數也。所急整頓者營哨，一默因民夷錯處，故文官率多兼治民逆亂之責，自監司各道迄於府縣正佐，先年

豈爲虛設、邇來苦難畏亂、人思舉足、銓除陞調其地者、除司道任事之外、強半不到宦林有名、地名無官、大率兼僉事代庖衆、魚肉疲民多所云、田土營哨諸事、疇爲料理、今合將銓除陞調者、部科既限其到任撫按亦嚴稽查催督之外、計時叅處、任勞有功地方者、撫按列名

上聞必加優異、庶規避者咸恩鼓勵、腹裡處輕則降罰重則罷黜、再則提問其勇往之精神、旺沿邊之氣色、增區區狡薄何能爲哉、所急整稽核官兵其一獨演之烏撒烏蒙之郊霑亦諸土司皆安箇之至戚、若安箇技窮恩遁、此皆其逋逃生也、猶可言也、搗巢之役、若輩無不助兵助餉於

安酋至今得以肆螯負嵎撫臣王三善之遇難滇蜀土司大有力焉迄今米鹽火器等悉資籍彼中至於廣西四城州其上官有援黔之責而奸民需賣火藥于紅酋縱其肩摩踵接酋益有恃無恐到底鴛鴦夫土司土官豈不開本省統馭者乎倘各省撫按司道留意遏絕毋爲淵藪毋爲輸助安酋至坐困釜魚籠鳥詎敢抗族犯順所速宜嚴禁者一也黔省郭外卽係仲苗再進則秦家尤家諸夷皆安逆腹心距烏江之占之遠之族盤踞而兇放更出安賊之上固賊之前茅後勁也官兵少則紛然來截官兵多則佯爲讓路徒肆阻隔恩爲振刷別無良法惟計安賊在外

禁稽助

急切不能兩江圓獲諸苗，宜挿勁兵一枝，猝出洗創，稍
斷其輪助之途，逆彥失一臂，而要害防自無創蓋，創固以
禁之也不亦治剪一策乎？所爲速宜嚴禁者二也。凡此數
欵，俱屬實事，年來黔之撫按司道，固已熟計而力行之，何
俟職嘵嘵之贅顧？治黔者若舍此別無他奇，况職三年在
黔，在楚無日不以諸事爲念，今設重以講勦，而輕於圍緝，
恐全黔終是殘破之景，而餉黔更無息肩之期，何所籍以
紓。

聖明之焦勞乎頃觀

皇上深籌黔事，且欲更換督臣，於以仰見

九重奠安疆土之思職所臚列正督按諸臣事也伏望卽
賜省覽應酌議者亟勑酌議應申飭者嚴加申飭黔地蕩
平可期而楚蜀滇粵俱得享有寧宇矣

十二月

禮部奏定

三王之國日期、瑞王天啓七年三月十一日、惠王三月二十二日桂王四月十七日

兵部奉

聖旨據奏三王之國應用符驗旂杆車夫轎等項預爲指
辨俱依議行其輶隻還照會典所載數日護送以照駕厚
親藩至意

兵科李魯生上言黔師已老奉

聖旨黔事勦撫迄無成局皆因事權相掣意見互異這本

議裁撫歸督，卽督兼撫，便措制而專責成，說固是。依着行王緘，楚人不便。督撫楚閏，夢得管敎，未几條畫該部議與別衙門用，另薦舉任總督的，推四五員來看，以憑點用。吏部知道。

東廠照例三年類奏事奉

聖旨：都城奸宄叢生，廠臣魏忠賢肅法明刑，俾無漏網。據奏三年緝獲功次，清釐革穀，屏逐豺狼，茲至詳晰朕心嘉悅。着賡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還賞銀六十兩，采段四表禮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釂三千貫，賜敕獎勵以示優異。楊寔孫之鶴發奸摘伏，能盡其

職着加太子太保、錦衣衛掌上僉書、照舊管東廠理刑事。其劉德仁等四十員一併照例優敘。

兵部奉

聖旨田爾耕緝紳有功、着于原廢兒男正千戶、加陞二級以優忠勤其官旂陳國善等俱依擬。

關中賊首楊六等就撫

先是賊黨繁橫、流毒關地、撫鎮諸臣制度設奇宣威布信、誠懼得大等、率衆就撫、且因而用之、分兵列營、使貪使許、計莫善矣、部議宜以其衆散處各營、使殺城自斂、免其財力資敵、其抗違驕慢者治如法。

陞邵輔忠兵部尚書、仍管左侍郎事、郭輩陞添設左侍郎、呂純如改右侍郎、霍維華陞兵部添設右侍郎、加總督閩

噶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遼南黃運
泰戶部尚書

陞楊邦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陳叢鳳大理少卿陳九
疇刑右侍郎吳淳夫右副都管太僕寺事馮三元右副都御
史田吉太常少卿仍管職方事

陞許顯純右都督加太子太保崔應元右都督仍管司事
敕封國濟運金龍四大王通濟平浪元帥從總漕蘇茂
相請護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狼領巡
撫貴州湖北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屯遠地疏臣前其疏

請屯

皇上鄭重其事

特令從容酌議而督師王之臣疏

請斟酌慮屯田之妨民也誠膺服

明旨又感同事之忠告夙夜祇慎反復思維便兵妨民豈
敢言此而不知邊方非腹裡比遼東又非他邊比止有衛
所之官令軍餘耳嫡子爲官庶子爲令正子爲軍次子爲
餘非若腹裡里甲而漏戶也又非若山陝邊郡縣之邊軍
民錯處也故其地盡屬軍屯也

國初擇腴以餉軍，軍懲而世其業。承平以來，以

天制武，邊人喜言民而餘丁不復知其長，卽正軍餘丁，其身爲正軍之儲也。綏縷愈快其貞，卽正軍亦置其身買販中，軍失是以無兵，屯失是以無餉，而調募轉輸逐流毒于天下矣。我

皇上續祖

中興

明燭萬里，何俟職言，但其

疏原末，繕陳今職，敢補續再于

大聽，祈

天鑒之下垂也。

請先言不屯之害，今日全遼兵食所仰藉者，天津之漕漕耳。

國儲外分

京庾日聲一不便，海運招商派酒那移，交卸都移致北直。
山東民爲之疲累，二不便米入海運紅戶客官，沿海爲奸。
究添水和沙，苦蓋失法，該管道廳豈不加意，而糧料數十
萬，安能數百里，斷非一手一足之力，米糶不堪炊，科絕石
可銅水兵賤賣之，釀酒之家而另市其值者，本色有名而
無實矣。兵又以折色而兼本色之用，三不便，遼地新復，土

無所出，而以數十萬之坐食，故食價日貴。兵與官餘，交受其寃，且轉販而奪薦門之食，薦且以遠寃，四不便。今調參到者，俱遊手也。不以屯馳之，而久居世業，倏忽逃忘，日後更能爲調募乎？五不便：兵不屯，則着身無所，顧乏恒產，安能保其必有之恒心？故前之凡賊輒逃者，此皆烏合無家之衆也。六不便：兵每月二兩爲餉，豈不厚但不屯，無粟以家畜，食物不豐之處，百貨難通，諸物常貴銀二兩，不得不如平時，他處數錢之用，兵以自給不放，而逃亡，七不便。

請更端而言：屯之用，計伍閭屯，計屯核伍，而虛日之法不得行，便一。兵以屯爲業，可生而亦可死，久之化客兵爲土

著而免征調之騷擾。便二屯則人皆作飭而遊手之輩不
汰。自清屯之卽爲簡便三。比伍而耕同作同止。技擊馳射。
伍之相習耕之卽所以煉之便四屯則有草有糧而人馬
不餓。困兵且得剩其前朝月餉修整廬舍鮮衣怒馬爲一
鎮富強便五。屯之久而軍有餘積且可漸減折乾月未以
省餉便六。城堡關道有會有溝有封有比水種根高下縱
橫聯絡胡騎不得長驅便七。夫不屯之害若彼屯之利若
此。職受

皇上知最深。恐阿私借力不罄臆忠言而以全遼爲
天府漏危負

明主負所學職滋感矣但職考

祖宗制度往時九邊各省無不屯之軍兵寓于田故不征調而有兵不轉輸而有餉職又考

歷朝屢飭邊左以開屯而畏難遠怨無人肯任又考國制凡開屯者俱官給牛各種具當農司拈據之日職亦不敢比例以苦歲供故止

請于七年海運額米之中折本色十二萬五千石爲銀十萬兩以作民本此不過將吾兵應得者特預之而以米折致牛具不敢更費設不然耕手來春必喂養牛力于今冬倏忽年終最難措手此職所以亟

請于

皇上而更望當事者之及時乘機也。若夫屯之法，則有
祖宗之制，在非奉

祖制，斷不能調人情，無容職一毫作意者，其言前已宣之。
臣逐段清楚照管，萬畝軍六十人，餘丁三十人之例，先擇
腴者以給官給軍，而世不失業，業不失則伍皆有人，正軍
餘丁之外，而有利地，則與汰脫之世家及流寓者，令其盡
力開墾，俟成熟後，願輸子粒、草萊者聽，不願者不強之以
招來。若錦衣一帶明春且通營布散以耕，俟城堡已完，井
牧可耕，又如寧前法，自此而廣寧河東一城一堡，循漸以

進我不勞而虞日促由此行之不變奴子不除必爲我擒矣足食足兵要邊制勝無有過于此者職伏覩

皇上

聖明

英武興利除害千古大有爲之

堯舜也而厥臣魏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櫻翠夔龍之
遶以主督閭嗚泰職之知已經臣王之臣職之同心而內
臣劉應坤陶文孟用等與職約矢恢復職以所遇非偶故
致上爲之必成伏乞

皇上

勑下該部速行議復卽將來折銀于是一月解到俾職分經各營官軍買米制具庶屯戰守三事隨變而應如環無端皇上勿謂職僅辨農也屯政故剿殺無敵之方畧也而鎮

臣趙卒教可婉充

國願

皇上始終任之職始終爲之保住如爲而無成有三尺在其或以意撓職之成者亦有三尺在職斷不敢以意斷事而身試法也

陝西巡撫張維樞奉旨催解捐貲銀兩奉

聖旨據奏張問達竭力捐助身已病故情有可憐這續完

銀三千兩作速解進以助軍餉其未完銀數着撫按行勘
家貲奏請定奪該部知道

劉其忠徐天衢冠帶閑住

削奪真憲時

俱坐以門戶故也

宗人府請

牧纂玉牒

陞過庭訓應天府丞聶慎行補稽勲主事

南京太監創魏忠賢祠額名崇勲

御史劉徵疏參諸臣奉

聖旨覽奏熊廷弼侵盜帑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劉弘化黨惡受賄亦有萬餘，該撫按嚴行提問追贓。毛士龍邪黨渠魁盜庫納賄有據，看法司提來究問追贓。房可壯、樊尚燝侵課贓私卽行巡鹽御史徹底清查，追贓具奏。樊尚燝先行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逮王之寗、戊孫慎行爲逆黨，劉志選所誣參也。

督師王之臣恢違議疏曰切念東事荏苒九年，

國匱民窮，心殫力竭，從來無一勝着。人人言滅奴而奴終未滅，日言恢違而違竟未恢。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也。臣

自盡守關門旬月以來惟與諸將飭戰守之具期于一當
奴茲者天厭奴氣一旦暴亡豈非陰投

中國以恢復之機而在我卽當應天順人爲覆巢絕卵之
計似亦無容再議者但廷臣偷安成習舍正路而傍趨仍
前畫餅則違事終無歸結匈奴愈蓄驕狂而

皇上東顧之憂天下望治之願將何時而可慰乎臣用是
日夜疚心謹條議數款一據廣寧以窺河東一定軍營以
固根本一調班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一設道
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撻伐一用西虜以感東夷一
令關寧以通脈絡一集衆思以廣忠益一絕和議以杜蠱

端此皆目前急着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遠謂之畫餅臣先任客云時有慨于中不敢明言嫌于越祖及任榆關骨鯁不吐者又將恭月若再坐視不言濶職之愆死不足贖幸遇

聖明在御弊轍盡更因思轍之弊莫大于遼

國家經費莫煩于遠邊備廢弛人情玩忽莫甚于遼若不及早更張無論外枯中乾日甚一日而養此附骨之癰舍刃能不用直至潰而爲大命憂何嗟及矣說者有言奴已天亡其子易與世豈有僭號稱孤之人而易與者乎臣身任封疆區區徇馬血誠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若快志榮名，漫嘗私智，以僥富貴利達之倅，臣不惟不敢，且亦不去也。今日惟望

皇上不厭再四。丁寧此事，邊臣母彼疆此界，毋外合中离，必肝胆相照，而後可以共濟。有一相左事，必無成。仍

諭諸臣，毋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愚自娛之弊。茲者虜能謝孝，賚有夷書，自稱天金國天命元年。卽此觀之，果係恭順而來降乎？若未降也，果可以成擒乎？或俟異日而始擒之，則不可不早爲計也。更望再

諭司農、疆臣，有事拓土，非循途守轍之日，必須表裏相應，使軍前嘗有餘資，方不援蔭蠹後，至于海外孤軍，了無資

飽荷戈終年，一飽無時。情甚堪怜。如遇大聲疾呼，亦當急爲之所。母耽懸歲月，致因同仇壯志，銷戰士雄心。將見繪命一傳，而三方之師，未擐甲而氣自倍矣。如以臣爲不肖，言之或未必能行，行之未必能效。

請卽將臣罷斥，另選能者任之。幸使中外議臣，如土木偶人，不進不退，塊然獨處也。唯

皇上一言之斷，庶邊事有更新之望。人情有鼓勵之機，轉弱爲強，變夷爲夏，而

封疆

社稷當另具一番景象矣。臣具

疏將發適接撫臣袁

題稿爲職差偵諭據實回奏事內稱遣使偵虜備敘將命反命種種交接事情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同至于喇嘛東去時臣在關上還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止之則行已遠矣合

疏稱與臣會議僉同又謂合詞

上聞臣實未知何敢謬認爲知而自欺欺人也適本僧至關卽呼問之僧言原稟並未及臣一字不知撫何據而疏名以

聞也臣曾不可共事而又會同此

疏臣豈反復至此倘

皇上據以問臣臣將何辭以對臣椎魯無他長惟是勿欺一念益自幼學以至于今矣並乞

聖明垂察

一曰修城堡廣築附近悉爲尤確自西徂東務先逐節挨程經營安插而民可屯兵可練也

次曰定軍營關外至寧遠二百里之間歸附綦衆宜將一帶選其將有謀而兵有勇者後駐于遼海大小各城一以衛民一以禦虜捐沿不替而遼民之歸附者占籍一定永爲世業官不地爲傳舍民不以官爲過客如是而可守可戰人心固矣

三曰調班兵河西五百里城堡丘墟者三十餘處大而要者則廣寧錦義凌河右屯諸處首當稽治須借力班軍而請工費以成恢舊之實

四曰分兵民寇在門庭使將士從事私私可行乎朝廷以廢餉餉兵急在後遠遠復而兵可輸餉可省矣歸來遠

民焉能家給而人哺之仍以遠土處遠民使各自食其力未可奪之予兵以絕其生路也

五日清屯馬馬匹餉死一任官軍開報卽便買補愈速剝死愈多正以稽察無人爲一大漏卮宜奪設一風力文臣提綱領而謹核之

六日合水陸三方布置肩荷久成曾遣兵會哨干登海東江聲息已通若非力同心各出輕兵分道而屢撓之此制勝之道也

七日用西虜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爲復地復光之計乃虜兒我兵不振無志恢復因而渙散奴卽多方要結不恤金珠子女與賄喇愬察罕諸首虜姻姻挾花等營已吞其餉惟虎慾不屑受譯審總兵王世忠係非閉金台什之子恨奴傾覆其巢穴飲痛入骨感

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奴也且世忠之甥女得寵于虎悲虎慾甚泣意已許助兵報仇今鼓舞而聯發之齊于十萬師矣

八日令閩寧僉督撫同心復邊也

九日集衆思

十日絕和議年來奴受梗于西虜度掣于朝鮮一旦議和必離心是益敢以自孤也近月遞收過都會處夷

敵其背云。你從人全沒胸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真似自家駄載許多金帛。着哈喇替他串之。求和反教別人與他爲仇。我們也不如投順他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且此議一倡。奴子愈得意。不西攻虜。則南攻鮮。先遣晉人伐假道。諸謀而徐爲取虜之計矣。

兩朝從信錄卷三十二 終